

从古代文献中打捞出只言片语,重构中国海洋故事

大陆尽头,想象开始

郑成功父亲的奇幻漂流

中国历来被看作大陆国家,农耕文化发达,海上传奇似乎被忽视得比较多,其实中国有着漫长的海岸线,有辽阔的海域,也有着丰富的海洋志怪、野史、方志。青年作家盛文强近年来潜心采集整理海洋民间故事,短短几年,拿出了四部海洋主题的作品:《海盜奇譚》、《漁具列傳》、《海怪簡史》、《島嶼之書》,涉及海洋文化中的細枝末節。

《漁具列傳》是一部以器物為主人公的小說,充滿了傳奇、野史、方志、考據、引語、名人生平、考察手記,甚至一些“美的碎片”,古東夷部族的漁獵精神在紛繁的漁具譜系中得以集束式釋放,古典漁具的鋒利、纏繞、回旋、無限、綿延等屬性也暗合了現代性題旨。

《海怪簡史》則記中國古代海怪故事,兼及歷代海怪圖像,找尋一種失落已久的志怪傳統。

《島嶼之書》是早年作品的自選集,東南沿海的無名島嶼成為寫作的對象,它們身上,有著特立獨行的品性。

最近新出的《海盜奇譚》寫中國古代海盜軼事,從歷代野史、筆記、方志中打撈出中國海盜故事的碎片,然後加以重構,那些被傳奇包裹的主人公,只選取其一生中為最光華奪目的斷面——個體生命瞬間的燃燒,使其生命中的日常顯得黯淡無光。斷章取義或者道聽途說的微觀演義,也暗合志怪的古老傳統。

盛文強的寫作從傳統被忽略處汲取靈感。他寫海怪、半島、海盜,從古代文獻中打撈出只言片語,取摭志怪、野史、方志等文體的體例,重構中國故事,古今互文,想象奇崛,在中國志怪筆記小說傳統上,考據、拼貼、戲仿,融入現代技法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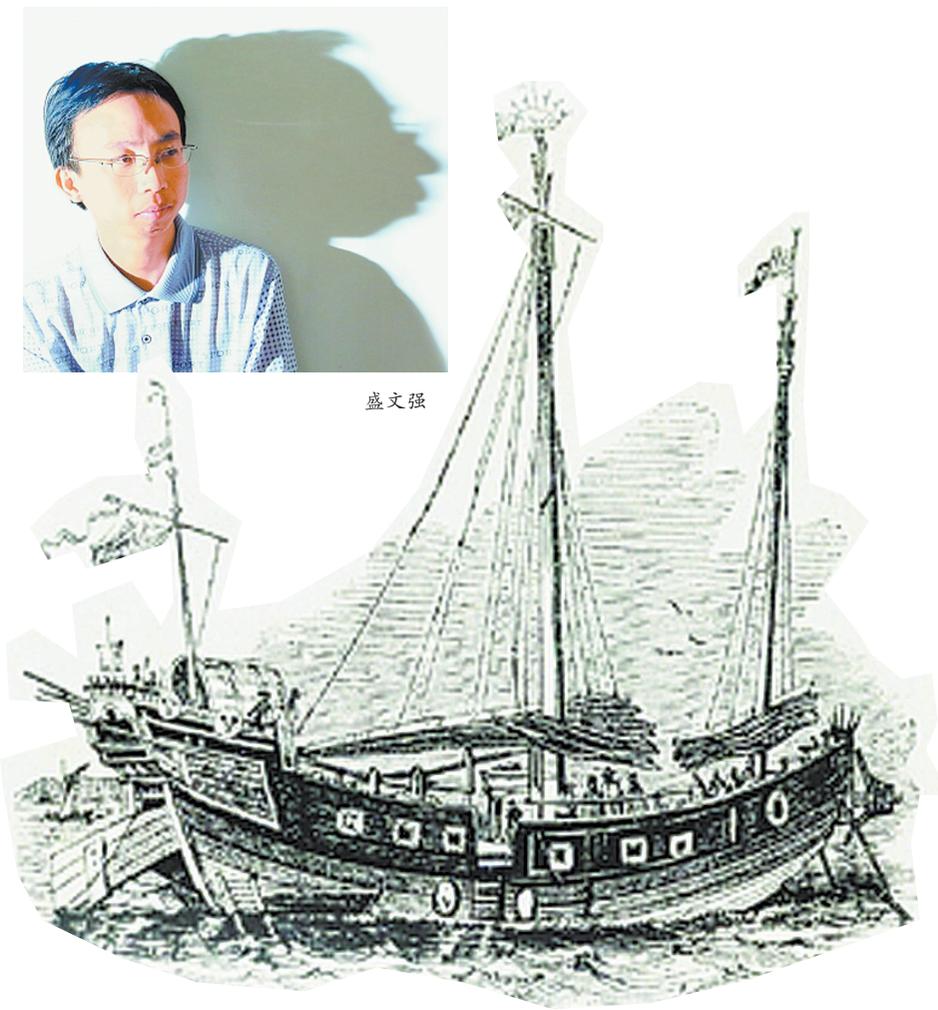
盛文強說:歷代筆記中關於海洋的敘事,用今天的眼光來看,謬誤頗多,這些謬誤卻又多有令人喜愛之處。比如鯨成群結隊出遊,古人就說這是“過龍兵”,說這些大魚是龍宮的兵丁,他們結隊出行,是在海上巡邏,噴水的鯨是鳴炮開道的前哨,大部隊通過,劈開海面,鯨的沉穩和莊重,帶來難以言說的心理體驗。有人會說,這世界上根本就沒有龍宮,鯨的成群出遊是為了追吃洄游的魚群,這固然是科學理性的說法,但卻不如古人的說法有趣。

“關於文學想象,我可能會寫到龍兵隊列中的一頭鯨,它沒有衝在最前,也沒有落在最後,只是身處中間稍微偏後的位置,它在龍宮這樣貌似很有前途的單位工作,過得或許並不開心,它面臨怎樣的困境?它有怎樣的家庭?在盛大而又奇幻的儀仗巡遊弋之際,其中有一頭鯨怀揣著秘密心事,它為此悶悶不樂。其實這頭鯨可能是你,也可能是我,這樣一來,在‘過龍兵’的古典敘事模型中,便有了現代體驗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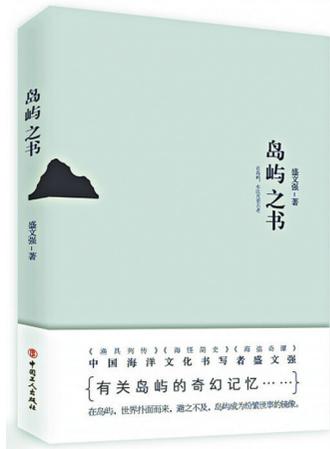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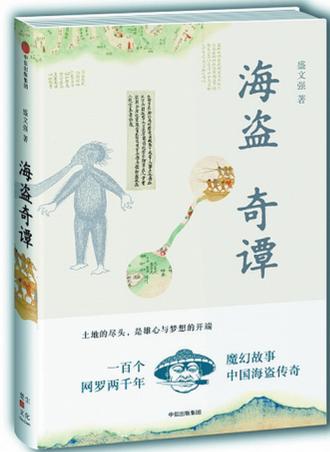
(李崢嶸)



盛文强



理想的文本恰似潮间带



我出生在青島膠州灣內的海島,從小父母就給我講述島上的傳說。漁村里有一座山丘,是海島的制高點,那兒有一座龍母廟,據說在二百多年前,村中有個女人生了一條龍,這座廟就是紀念她的,人們出海捕魚,就會去求一帆風順,在島民的眼中,她是龍的母親,只要討好她,龍就會來护航,後來出現了庙会,成為島上的狂歡節。在上小學時,青島有一份兒童刊物《小葵花》,以連環畫為主,當時是上世紀九十年代初,整本雜誌最中間位置,有一個跨頁的“海洋民間故事”欄目,是多格連環畫的形式,這個欄目做過很多年,選取的多是沿海地區比較著名的民間故事樣本,那時學校有訂閱,每期都看,算是对这一题材有了最初的接觸,隱約知道了“海洋民間故事”這個說法,原來與海洋有關的故事可以這樣單獨成為一個類別。

寫作以來,實地走訪所占比重越來越大,來到海濱,尋訪當年海盜的下落,雖然有些巢穴已經毫無蹤跡,但在此,我與他們同在一個空間節點上,所差別的,只有時間軸的不同,我隱約感到這片空間正在給我傳遞著隱秘的信息。那些來自海濱的故事講述者,他們所講的可能是一個典籍不載的古老故事,自他後,故事也將失傳。

資料的積累,除了實地搜集的錄音和筆記,還有來自文獻中的碎片,我電腦里有一些文件夾,每讀到有用的資料,就照錄下來分類保存,這需要海量的閱讀來支撐,當然還需要閱讀時的勤動手整理。我的所謂靈感,主要是指我從上述資料中學到一種來自本民族傳統中的敘事方略,讓我知道該如何落筆,只要落筆的那一刻到來,文本就開始生長,隨著歲月的流轉,它將日漸丰茂葳蕤。

相對於大,我更傾向於小。古人的志怪、野史、方志中甚至沒有完整的敘事,來路不明的一面之詞,使文本顯得可疑,而那些突然出現的場景,曖昧不清的人物,也如屢氣般不可端倪。歷史學家至此無路可走,孤證難以取信,傳言也非治史的依仗,文學想象恰可在這些斷片的縫隙里游刃有餘。

我理想中的文本恰似潮間帶——潮水的最高潮位與最低潮位間的海岸,也即從海水漲至最高時所淹沒的地方開始,至潮水退到最低時所露出水面的狹長地帶。這是一片海陸相爭的所在——潮間帶是屬於海洋,還是屬於陸地?難以界定它的身份,它本來就在界限之外。

(盛文强)

鄭芝龍離開人群,來到船頭,他按著腰里的寶劍,望著海面浮現出的島嶼,濃蔭覆蓋的碧色峰巒。船繞過島嶼之後,海面豁然開闊。航行的水路之遠,於他而言有著直接的感受——長達半年多的顛簸,除了途中路過的幾個島嶼,終點仍未抵達。終點是一片謎一般的陸地,在舟師的口中,那片陸地上奔跑著麒麟、比肩、狻猊等神獸,空中則飛舞著羽人,他們可以徒手捉到飛鳥,樓台殿閣由白玉雕砌而成,寶頂上鑲嵌的寶石像夜空中的繁星一樣稠密,卻又比星空更加明亮。牆上的畫框里,畫面景致總是世間罕有,身手矯健者躍入畫框,即可進入圖畫中的世界。

海的尽头在哪里,海外又是怎样的天地,与中土又有何不同?少年郑芝龙的心里满是疑问。未知之乡正等着他去一一见证,海的卷轴正在他面前徐徐打开,少年被卷进了折叠的空间,物象不断撕裂又重新组合——飞鱼的银白之腹翕动着从头顶飘过,巨鲸的脊背时时遮挡视线,也有戒指的紫水晶盔甲,出没在蓝色的波纹之下,使海水光华闪耀。水手们起网,大罟里布满了弹跳的青色鳞族,这些丹青难以摹写的色块,构成了神异的旅途,令少年郑芝龙看得目不暇接。他的脖颈,像麻雀一般灵活,及时将他的双眼送到新奇之处,他比常人看到的更多,因此也担负着更多的思考,细微的变化正在他身上发生。

郑芝龙的早年行迹,是与这些航海活动紧密联系在一起的。这个来自福建南安的少年,从十八岁开始往来于东南沿海。他先至澳门,随舅父黄程学习经商之术,在澳门受到天主教洗礼,教名为尼古拉斯,因其乳名为一官,又被欧洲人称作尼古拉斯·一官,而他的字飞黄,又字飞龙,长辈希冀其飞黄腾达的寓意便不言自明了。这个年轻人有着复杂的名号,繁复的名字,正是他早年芜杂经历的写照,谁也没想到,他日后居然奇迹般地缔造了海上王国。

在随舅父学习经商的过程中,舅父发现这个外甥聪颖过人,因为他在短时间内即学会了外语,尤其擅长葡萄牙语、荷兰语、卢西塔尼亚语,后来东渡日本,又学会了日语,又娶了日本女人为妻,后来这个日本女人给他生了个儿子叫郑森,也就是后来的郑成功。

妻子是日本人,郑芝龙本人在日本逗留也最久,青年时代曾以日本为据点做生意,因此,郑芝龙的日语最为纯熟,几乎与日本人的音调无异,他还能说出日本四岛上不同的口音,模仿得足以乱真,一种语言中的不同方言,他也能切换自如,如此繁复的语言大树,枝丫芜杂,却在同一个人身上并行不悖,同行者甚至认为他是古老的歧舌国——一个传说中的海外岛国——的遗孀,歧舌国的人,都有两条舌头,能发出两种不同的声音,这个神秘的国度后来在海上凭空消失了。当时的人们认为郑芝龙有两条舌头,歧舌也成为他早年的又一绰号,在海商和水手们中间流传开来,并且持续了相当长的时间,直到他离开海以后,这个名号才逐渐被人们遗忘。

选自《海盜奇譚》